

1 大学之道

1.1 大学的涵义

大学，像一盏盏不灭的航灯，照耀着奔流不息的人类文明长河。古往今来，无数圣贤先哲、志士仁人总在不停地追寻和思索这生生不息的文明圣火，探究和审视这古老而神圣的大学之道。跨入大学门槛的莘莘学子同无数先哲时贤一样遭遇着同样一个命题：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精神是什么。

1.1.1 对大学的诸种界定

什么是大学？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虽有许多共同之点，但到目前为止尚无公认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即使如此，也不妨碍我们对大学的认识。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领略大学的风采。

大学据《辞海》^①解释，就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大学分综合大学和专科学校或学院。中国大学以本科为基本组成部分，有的设专修科和研究生机构。大学本科根据需求和学校性质设若干专业，几种相近的专业组合成系，修业年限一般为四年，医科及某些专业为五年。古代西周的辟雍、汉代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代以后的国子学等均属于大学性质。近代大学的设立，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此后由政府、外国教会和私人陆续增设了一些大学。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624。

在外国，古老的大学迄今还存在的有公元 859 年创立的摩洛哥非斯城的加鲁因大学 公元 970 年创立的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欧洲的大学开始于 12 世纪，最早的有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

《大学》一书，据史载为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该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①宋代朱熹先生解释：“大学者 大人之学也”。^②这里的“大人”指的是成熟的人，担当重大责任的人，有远大抱负的人。这里的“道”可以理解作为一种精神，“大学之道”就是大学精神。“明明德”中第一个“明”字是动词 意思是懂得、明白 第二个“明”是形容词 是正确的或光明的意思；“德”即道德或者是人格行为最基本的标准。“明明德”就是要懂得正确的人格行为标准。“亲民”意思是使民众自新、更新 也就是做群众工作，为社会服务。“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极其圆满的至善境界。综合起来说，大学精神首先要懂得正确的人格行为标准，然后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为社会服务，并努力达到极其圆满的至善境界。它的基本意思，就是要求一个“成熟的人”或者“担当重大责任的人”必须首先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即首先要懂得如何做人。这是作为一个“大人”的根本，也是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的灵魂所在。难怪朱熹进一步解释道：“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大学是穷究那理”^③。这里的“大学”讲授的就是儒家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学说，泛指以政治理论为主体的社会科学。应当说明的是，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和传统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其核心是以对皇帝的效忠和恪守儒家经典为前提的。

受近代欧美大学的影响，近现代中国的一代宗师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蒋南翔等在对大学的探索方面留下了宝贵精

① 张以文，四书全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2。

②（宋）黎靖德，朱子语类 卷第七，岳麓书社，1987:113。

神财富。

蔡元培于 1912 年 10 月 24 日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起草的《大学令》就明确指出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 1917 年 1 月 9 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表示：“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大学者 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 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之学府也。”^①他还对“学”与“术”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 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专门，则为归集资料、实地练习起见 方且于学校设法庭、商场等雏形。”以此等性质之差别 而一谓之‘大’，一谓之‘高’ 取其易于识别 无他意也。”^②

梅贻琦先生 1931 年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精辟地指出：“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办学校 特别是办大学 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 二是造就人才”。“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③他强调大学教育“应为通专并重”并认为“大学期间 通专虽应兼顾 而重心所寄 应在通而不在专”。^④

张伯苓先生 1919—1948 年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是我国著

杨东平，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324—326。

② 杨东平，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4—7。

杨东平，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352—353；68—81。

杨东平，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369—386。

名的教育家。他曾明确指出：“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倡导“体育”、“科学”、“团体”以及“道德”；“四育并重”；“育才救国”。^①

竺可桢 1936—1949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指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设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养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②他还指出“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

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社会主义大学成为一项造福人民的巨大事业。蒋南翔是探索这一事业的杰出代表。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有许多关于大学的独到见解。他指出：“明确目标，办好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必须优先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方向问题，这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是教育战线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质量问题，这是解决怎样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

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教授指出：“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是大学应予完成的使命，“大学应当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大学应当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的有效力量”。^③

什么是大学，大学职责是什么，西方学者也有独到的见解。西

① 杨东平《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352-353；68-81；369-386。

② 杨东平，《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41-50。

③ 马万华《迎接大学灿烂的明天》，高等教育研究，1998（4）。

班牙的奥尔特加·加塞特指出：“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的教育包括下列三项职能：(1)文化的传授；(2)专业的教学；(3)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①

牛津学者纽曼所著的《大学的理念》(1852)第一个给大学系统性刻画了一个明确的图像。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育绅士的地方，并认为大学的目的是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总而言之，纽曼的大学理念着重对古典文化传统的保持，教育目的则在对一种特殊形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character formation)^②。在纽曼心目中的“大学”显然是“教学的机构”是培养“人才”的机构，这也是古典大学遗留给今日大学教育的最重要的遗产。

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在1930年出版了他的现代大学经典之作——《大学》。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德国大学的新理念，他特别强调了现代大学有别于早他七十余年的“纽曼之大学”。他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创发知识，也在培育人才，他肯定“研究”对大学的重要性，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的重大功能之一，同时也给教学以同样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是一个有机体”(organism)应该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术世界”的种种知识，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之课程，反对大学无限地扩大以破坏它的有机性，更极力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社”，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③，认为大学不应该随社会风尚而随波逐流，并不以为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但他坚持大学应该严肃地批判地坚持一些永久的价值意识。

①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0-61。

②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3-9。

③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3-9。

德国哲人耶士培的《大学理念》^①也值得特别注意，他以哲人的智慧指明了人类学术的路向。“大学乃是一师生聚合以追探真理为鹄的社会而已”，大学之使命只在忠诚于真理之探寻。他认为“大学乃为对知识有热情之人而设，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割，否则必归于衰退。他还认为“大学是一知识性的社会”，特别强调学术自由和“模铸整全”的人。事实上，学问上分为院系可以追溯到中古大学。耶士培不反对学术专门化，但他强调知识的整全性。他指出，“大学应该是一有机的整体，在中古大学，这种整全性和有机性是存在的”。但他以为今日大学都成为一组无关联的学科的集合，并没有整全的有机性。

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指出：“大学是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学生多达五六万人，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门化更是惊人，整个加州大学课程多达一万门之数……总之，今日美国大学与以前大学已迥然不同，在克尔看来，纽曼心目中的大学是“乡村”，佛兰斯纳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个“市镇”，而当代大学已经是五光十色的“城市”。他给今日美国大学以新的称呼，即 **multiversity**，勉译为“综集大学”因为现在的大学涵义已非 **university** 所能表达了。金耀基先生说克尔的新称呼“乃神来之笔”，今日大学已经是一个多种目的多元性社会。”^②

日本京都大学校长鸟养利三指出：“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部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3-9。

②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 2001：3-9。

分，这一大学社会其宗旨是以探索真理为其神圣事业”。^①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总结了该校的三条经验是：“第一，大学的根本承诺是，建设在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学术的‘卓越性尖端’；第二，始终把教学和研究结合看作其主要任务；第三，大学有制定学术计划的自由。学术使命是大学完善的理想，而放弃这一理想的大学都不可能成为有名望的大学。”^②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特德也强调：“大学的意义及价值在于追求真理。”^③

德国新人文主义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指出：“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生的任务也不是学，大学生需要独立地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帮助学生做研究工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④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教授指出：“大学是社会的学术文化的要枢，而一所真正配称大学的学府，则莫不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大学的星群之中，它的大门也必向四海之内的姊妹大学的学人善意地敞开”。若大学的学人能彼此造访，互相攻错，交光互影，则一真正世界性的学人社会当能逐渐出现。此不但可以使整个大学的星群更加光辉绚丽，而一种世界性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也会生根发芽。”“大学之为大学，即在其拥有一种学术没有疆界的世界精神。故每个大学的学人都可以像杜尼一样说：‘吾涉身于人类之

摘自《世界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王端庆，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 2000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② 摘自《世界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王端庆，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 2000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摘自《世界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王端庆，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 2000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④ 王冀生，现代大学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中”^①。

从以上各位学者、大师、校长对大学含义认识的各个侧面上，我们对大学概念的认识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大学是一个教育的文化的历史的范畴；②大学的职责和使命，大学的精神，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当然包括其职责的扩充、增加与强化；③大学从工业经济社会边缘的“象牙塔”逐步走入现代知识经济社会的“中心”位置，日益发挥其作用；④培养创造型、复合型的社会所需的人才，是大学教育永恒的主题；⑤大学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1.1.2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特征

从现代意义上认识大学，首先要认识到现代大学存在的两个哲学基础：一个是认识论的，这一基础使现代大学具有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另一个是政治论的，这一哲学基础使现代大学具有服务社会、引领社会前进的品性，这就从本质上规定了，现代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摇篮。她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她走在时代的前列，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社会逐步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现代大学正在从工业经济社会的“边缘”逐步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心”，并站在时代前列引导社会前进。这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对大学的科学和人文精神以及对未来大学理想的追求，是现代大学的又一重要特征。大学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是求真。要追求真理就必须实事求是，敢于创新，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就是要保障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办学自主权。大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健全人格，造福人类，是求善。现代大学的根本

①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 2001：74。

任务是育人，培养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健全人格的、理性和专业和谐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中华人文精神博大精深，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民族根，中华魂。现代大学的根基在于治学，但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社会保障大学具有充分的学术自由，让现代大学潜心地研究学问和自主办学，根本目的是让现代大学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造福人类。这两种精神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对未来大学理想的追求是其灵魂，未来大学的理想，说到底就是追求真理和造福人类。这实质是现代大学存在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基础的辩证统一。^①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化、国际化和加速度发展的重要特征。1852年，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表明那个时代关于大学教育的典型认识。他认为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知识，而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正是那时起，高等教育加速发展。纽曼的大学理想受到了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的冲击。洪堡发展了大学的研究功能，使它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科学与学术的中心，从而奠定了学术自由的价值，并具体体现为教授的“教学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它成为世界大学的基本准则。德国的大学模式飘洋过海，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相结合，由“赠地学院”发展出的“威斯康星大学模式”，则使大学的活动扩展到校外，进而使大学成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服务站”。20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科技革命、人口激增、知识爆炸等进程，大学的功能与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人们用多元化、巨型化、国际化和加速变化等概念来描述当代大学的特征，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长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

① 王冀生，现代大学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54。

学同时也成为“社会的良心”。^①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近年来，大学精神的衰微业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1.2 大学的职能

关于大学的职能，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但是基本精神大同小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此指出：“在历史上，大学只起两个作用，一是把积累的知识传给下一代和教他们如何思考；二是提出新思想，创立新的学说。但是，以往的大学不承担新思想、新学说、新发现的推广工作。建立科学园地，就是让大学承担起第三个作用，把大学里的新思想和新发现推广到社会、商业上去，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和其内在联系看，大学的职责应该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引导社会前进。这四项职责是“大学的共性”^②。任何大学都不能脱离这些共性而成为大学。培养人才乃大学之首要任务。办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如此，对此人们已形成共识。研究学术也是大学存在的基础，是大学的本色。一个不研究学术、不崇尚创新的大学根本上不能称之为大学。至于服务社会的功能就不难理解了。无论是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还是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都担负了这些基本职能。这是大学本质决定的，所不同的是不同类型的大学，这些职责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王冀生，现代大学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4。

② 陈剑旆，论地方性大学的角色定位，株洲工学院学报，1999：(6)63-66。

1.2.1 培养人才

现代大学的源头是中古大学，它已经具备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特征。欧洲中古大学的基本社会职能是培养人才，主要进行注重“理性的开发”和着重提高人文素质的“博雅教育”。由此可见，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实施高等教育的重要机构，把培养人才当作根本任务。大学这一根本特征从中古大学到现代大学一直保留着，这是办好大学的根本指导思想。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的不同之处，就是伴随工业革命的兴起，高等教育成了完成高中教育基础上的专门教育，现代大学也就成了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大量人才，与世界许多国家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战略眼光。大学尤其是中心城市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办的大学，也在 20 多年改革开放中凸现其生命力，这一旺盛向上的生命力在于它植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广东、福建、上海等沿海开放地带一度遥遥领先，为当地发展培养大批急需的实用型和外向型人才，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经济增长的需要。到 2010 年，我国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地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上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增长方式条件下，地方经济建设主要在扩大外延，即增加投资，增加原材料，到处铺新摊子，这必然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对复杂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大。市场经济体制和集约化增长方式，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需要大量复杂的劳动力，即各种高级专门人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复杂劳动力的比例在不断增加。科学分析表明，传统工业需要 60% 以上的简单劳动力，只需 2% 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而现代化大

生产则需要 40% 左右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复杂劳动力。科学研究发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其劳动生产率成正比。我国科学家估算 劳动者有小学水平 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43% 具有中学水平者可提高 108% ，具有大学水平者可提高 300%。原苏联学者也认为 工人受教育的水平每增长 1% 劳动生产率则提高 1.38%。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对受到高等教育这类复杂劳动力需求的现实意义，从而坚定了大学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培养人才的摇篮这一科学定位的信念和热忱。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人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一是从外部引进，沿海开放发达地区前些年是这样实践的。二是立足于自身实际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通过对在职职工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校的人才培养，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人才支持和智力贡献的问题。这副重担理所当然地应由大学来承担。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地方或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水准的标志，应该是地方或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的体现 应该是地方经济建设重要问题得以解决的“脑库” 应该是培养和输送各类专门人才的基地。总之，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是现代大学的首要任务。

1.2.2 科学研究

14—16 世纪的欧洲文化复兴运动，使西方的教育哲学思想得到了解放，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 威廉·冯·洪堡在 1810 年创办了柏林大学，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和研究相统一”的新的大学理念。认为学术研究是大学的中心任务 大学应该是教授自由地“教”和学生自由地“学”。主张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科研机构，应当成为学术研究中心。这一大学理念，不仅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也使现代大学逐步演变成为国家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力量。在现代中国，大学应当

成为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面临重大问题的科学前沿。高校科技力量雄厚，地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已是鲜明对照。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的龙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也是为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面临重大课题提供“智囊团”的。大学在实现教育、科技和经济结合上将发挥巨大作用。邓小平早就教育我们：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院校，应当是科技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肯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事实上一所大学要立足、要发展，就必须既要重视培养人才，更要重视科研，从而提高教学的后劲和质量，提高服务社会的综合实力。大学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要发挥好自身优势即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和政策优势，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提供科学依据和基本方案，真正发挥好“第一生产力”的龙头作用。

大学应该把涉及地方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技术作为自身的科研选题，组织人马，集体攻关，争取有新的突破，使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有所提高。如“把科技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帮助太行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们专家们，他们就是这样创造业绩的。大学应当把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技术指标以及产业结构、政策导向的论证作为自身的科研选题。采取地方政府和院校结合的方式，组织力量，系统研究，提出整个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基本思路来。如近年来国内许多知名大学包括地方性大学帮助地方政府认真调研和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关规划，大大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和指导性。地方性大学应当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列问题作为自身的科研课题加以重点研究，如环境保护、基础教育、人口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1.2.3 服务社会

有人说高等院校是“第一生产力”的孵化器和扩大器。这一论断既具体生动，又揭示了高校在转化现实生产力方面的实际作用。高等院校拥有的科技成果多，具有转化的优势。据统计，1956至1991年36年间，全国共颁布自然科学奖5次，获奖总数445项，其中单由高校获奖的188项，占42%；高校与科学院合作项目27项，占6%。1980年，高等院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的项目分别占全国颁奖总数的21%、31%和48%。在国家攻关科技项目及国家“863计划”中，高等院校也占有重要地位。国家“863计划”实施头10年，共取得1398项高技术成果，其中民口五个领域为1200项，高校取得的成果占总数的49.5%，撑起了国家“863计划”的半边天。上述情况一再表明，高等院校具有转化现实生产力的雄厚实力和坚实基础。

大学拥有新思想、新技术成果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扩张力是非常巨大的。现代生产的科学化、现代化和社会化等特征要求生产的方式必须变化，而这一变化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些大型企业干脆吸收大学加入其企业集团，让大学发挥优势为其服务。有的国家选取高校集中的大学城建立高新技术科技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获得巨大成功，如美国斯坦福科学工业园（即硅谷）和波士顿科技园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韩国的大德科学城、中国的中关村科技一条街等。1979年，西柏林工业大学参与创建了“西柏林革新与创业中心”；1983年法国有60%的大学参加了“法兰西岛科学城”的建设，俄罗斯在1992年创建了“莫斯科大学科学园”，从1985年起，中国有近1000所大学参加全国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1981年，中国台北有3所大学参加创建了“新竹科学工业园”。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全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600多个高新技

术园区，其中高校参与的有 241 个，占总数的 40%。大学科技力量的有效组织产生了推动科技进步的巨大力量，从而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带动了地方企业的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换代。大学的参与，主要是为各企业解决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咨询、人才培养、产品试制等，成为高新技术的“孵化器”和向传统产业输送高新技术的“辐射源”，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1.2.4 引领社会前进

现代大学有着社会赋予的双重使命，即既要适应社会又要引导社会。现代大学应该弃恶从善，激浊扬清，引导社会发展，使人类永远追求真善美。这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是人类的永恒希望。现代大学引领社会前进的职能是与现代大学“中心”化的进程分不开的。随着现代大学不断地走进社会的“中心”，它自身也应在教学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上加以变革，以加强自己的应变性和适应性，体现在现代大学功能上，除了培养创造型人才、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创造性地为社会服务外，还要创造性地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因此现代大学应独立和负责地就伦理、文化走向和社会问题等坦率地发表意见，成为社会所需的知识权威，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现代大学应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注重讨论地方、地区、国家和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的场所，从而引导社会前进。

1.3 大学的历程

大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今天的大学是以往大学的延续，是走向未来大学的起点。认识大学发展的历程，对于加深理解高等教育规律，自觉地把握现代大学发展趋势，具有不可

低估的意义。

1.3.1 中国大学演变述评

大学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就中国而言，直到 19 世纪末我国才出现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我国传统的大学存在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科举制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翰林院、国子监、太学；二是由民间学术大师主持的书院。前者始建于隋朝，完善于宋朝，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虽然欧洲中世纪大学早已出现了医学、法律和艺术等科目的分化，但我国直到 20 世纪初叶才逐步设置一些现代课程。书院刚开始时只是一种藏书楼或学者们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才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脆弱的学术自由，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宋朝初期名扬四海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和崇阳书院。作为长期在书院讲学的儒家大师朱熹，一方面他的学说与新兴的独立自主的书院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正是他的学说为在科举制度中正统的儒家经典提供了基础。由此可见，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管是科举制度中的翰林院、国子监、太学，还是由民间学术大师主持的、有一定学术自由的书院，都与欧美大学享有的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根本无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尽管中国传统的大学与欧美大学享有的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根本无缘，但它却既促进了我国灿烂的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又维护了当时以社会为本位、以仁爱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当然，正如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宗法等级制度应当一分为二一样，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也有糟粕，必须随着社会的前进行必要的变革。

我国近代大学制度起始于京师大学堂，并经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实践得以建立。应该承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国近代大学

制度是一种舶来品，而作为大学制度根基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又与我国的学术传统有很大差别。大学制度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被引入我国，虽然有识之士力倡自由和自治的理念，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终究没有完全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成功地进行了高校院系调整，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新型体制，十年“文革”我国高等教育遭到巨大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走上了健康、快速、高效、信息化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的大学理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变成一种附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计划制度”。服从”成为大学制度构建和运行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计划制度”的弊端已经逐渐浮现出来，而以“服从”为基础的制度已经无法帮助大学应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

在 21 世纪的今天，影响和制约大学制度变革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加速到来、网络技术对大学的冲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对大学制度的挑战。所以，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需求，越应该夯实大学制度的根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建立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关键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从大学制度上说，就是必须坚持政府通过现代大学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运作的宏观管理和学校党委对现代大学的领导制度。由此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应当是在政府宏观管理学校党委领导下的以学校自治、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科学管理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工作和现代大学办学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全面贯彻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建

① 王冀生，现代大学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4。